



11 光荣与梦想年代 郭雪波《摇篮旁的额吉》 潘成华/高原骑士
张俊/原片博 南/大地上的人们 罗森林/发行



长篇小说《摇篮旁的额吉》：

用诗性语言书写人间真爱

□罗建森

自然有着深厚的情感,这本书精致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关 系,在大自然面前众生理应平等、万物同时生长。此外,郭雪波在作品中也有很多艺术性处理,通过一系列戏剧化的手法,让故事变得跌宕起伏,比如不断设置悬念,让情节一直在悬念的解扣之中推进,从而使作品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可读性。

“《摇篮旁的额吉》从历史到现实,时间跨度很长,故事有开有合,每个人物有始有终,是非常传统的中国长篇小说的写法,非常能吸引人。读者在阅读时并不会觉得写得很累赘,心里面会很舒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曾镇南表示,民族团结不仅仅是现代的一个政治概念,更是一个历史概念和文化概念。如果没有历史上几千年来各个民族的互相融合,也就没有民族团结的历史事实,更不会有几千年来各民族融合形成的中华民族文化。小说在传奇性和世俗性上表现得很好,悬念一直到最后才解扣,作者通过两个主要人物,呈现出非常洒脱的向前看的历史观,所有的恩怨是非全都翻篇了,重要的是面对现实。“历史记忆固然有其积极的方面,但有时也会成为你往前走的负担。”

兼具主题性和个人性的优秀作品

在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看来,《摇篮旁的额吉》是一部高质量的新时代主题创作作品。郭雪波基于其自身的经验阅历和艺术水准,在历史事件的基础上,为作品注入了丰富的草原文化元素,并借助诗化的语言,为故事增添了大量颇具画面感的细节,使整部作品愈发丰满。比如小说在引子中写到的黄昏、河滩、乌鸦、蓬头垢面的、在尸体中寻找的女人,被熏黄的食指和中指间冒出的烟圈,以及“三匹马在飞驰,婴儿在怀里啼哭;风在耳边呼啸,婴儿在怀里啼哭;鸟儿在树上鸣叫,婴儿在怀里啼哭。风停了、马停了、鸟儿也停了”这种诗化语言,它们所呈现出的画面感都是非常强烈的。再如厄日格泰要补办手续,干部问他:“离婚手续?”他答,结婚手续。干部问是不是办结婚后再离

婚?他答:“离什么婚?我补办结婚手续后,天涯海角、刀山火海,都跟她走!”这种对话有效凸显了人物性格和魅力。小说中的一些冲突带有紧张神秘之感,包括六指的发现、厄日格泰的身世等,都体现出作者对情节和细节优秀的把控能力。小说对内蒙古地域文化的挖掘是非常成功的,额吉这种无偿的母爱就是草原之爱,是草原文化的具象呈现。

《小说选刊》主编徐坤认为,《摇篮旁的额吉》是一部兼具主题出版和个人化写作的优秀长篇小说。“对小说创作者而言,主题出版和个人化写作各有规则,很难将二者融在一起,但郭雪波以他成熟丰富的写作经验,将二者合而为一。小说以丰沛的情感、深沉的大爱、细腻的笔触、丰富的细节,尤其是扎实丰满的心理描写,歌颂了平凡而伟大的母爱,构筑起一部民族团结史。”徐坤谈到,小说的两个主角身世复杂,男主角每次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显示出作者的“狡猾”,小说情节是这样一个个扣连着一个扣地往前推进。小说着重描写和呈现了高尚的母爱,赞颂那些伟大的母亲,即便是遭受着无常的厄运,却仍然对这个世界满怀有爱、柔情和激情。“最重要的是,小说对民族关系的把握非常出色,特别符合当下倡导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命题。总而言之,这是一部教科书式的优秀长篇小说。”

描摹人性中的真善光芒

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胡平说,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感动人,主要基于普遍人性的共鸣。《摇篮旁的额吉》是一部书写人间大爱的作品,具有显著的人性底色,它的价值也是恒常的,不会因时光流转而失色。小说出色地塑造了内蒙古人的新形象,在主题创作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更为辽阔的意境。郭雪波不是简单地书写一个历史时期里出现的好人好事,而是呈现这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以及各种人的现实选择。这是一种史诗型的把握,显示了作者思考的厚度,也充分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两位主人公阿伦高娃、厄日格泰夫妻,在抚养孤儿的过程中需要付出和

承担更多的努力和艰辛,也就更彰显出他们不寻常的母爱和父爱,使得两位被集中描写的人物能够代表一个民族的高尚品格。

小说中描述了多种人类之爱,较为完整地表现出了作者的世界观。阿伦高娃的背后,有丈夫厄日格泰的爱情作为支撑,尽管厄日格泰已忘却大半人生,却留下了一个蒙古族男人淳朴的父爱和对妻子矢志不渝的感情。他在任何时候都支持妻子的善行,并尽心恪守一个养父的职责。小说也写到了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当地一些普通干部群众的良知,这些都是在书写人性,描摹人性中难以泯灭的光芒,通过沉静含蓄的叙述,启示众生应该如何做人。作品对爱的描写并不局限于人类之间,它也存在不同物种的生命之间,比如孩子博尔忽趴在小红狼崽“莽胡达”身上,求阿爸不要杀它,因为它也是个孤儿。他带着莽胡达去上学,最后把它放归草原。这头狼在日后与他们父子重逢时,竟流下了眼泪。至此,《摇篮旁的额吉》不仅在写人间大爱,也在写世间大爱。

“郭雪波是一位经历过时代巨变和岁月沧桑的作家,读他的作品,时常能够被文本中不时镶嵌的过去年代的生活细节所吸引,如人们会用干苞米棒子碾成面粉,用藜藜钩子籽儿晒干熬粥、挖河床上的白色黏土食用等,都带来陌生而真切的生存画面,使人触动。这些并非年轻作家能够运用,属于小说中的硬核成分,也最终完成了小说的结实质地。”胡平说。

“阅读这本小说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它是一部主题创作的作品,之前也不知道有这么一段历史史实。它当然是一部非常严肃的文学作品,但其中也囊括了很多通俗文学的因素,所以它非常好看。人物简洁,动作有力量,场景的描述非常有画面感,可读性很强,是一部可以非常畅销的雅俗共赏的作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庆祥谈到,这一题材最适合的表现形式,要么是非虚构,要么是小说,其中可供发掘的空间很大。郭雪波是非常有历史感的作家,他把写作上升到了更辽阔的历史时空中,为作品提供了让全人类文明共享的可能。

■书摘

遇见穆先生

□旧海棠

小艾走上观光车,还要往后走找空位,见穆先生坐在第三排。她不知道要不要打招呼,正犹豫着,穆先生抬头看见她,站起来让了位,说,坐这吧,没人。

小艾靠了窗子坐。挺宽敞的位置。观光车是进口的,电动车,环保,比普通的大巴要宽许多。前后座椅之间的距离也足够空间,穆先生挺高的个儿,坐下去膝盖也不委屈。感觉跟波音737的商务舱差不多,有点奢侈。奢侈是奢侈了点,小艾坐下去,觉得身心很舒服,也就觉得合算了。由着这种不错的心情,侧身把窗帘拨在一边,扣在塑料槽里。这个过程,小艾透过酒店前方的椰树林看到湖面平静,微微地泛着深秋八九点钟的和煦光芒。

穆先生在看几张英文报纸,时间是昨天的,小艾从他拿报纸的手势上看,觉得他应该看了好一会儿了。右手大拇指按下去的地方有些塌陷,小艾想,那报纸里至少有一两则新闻曾让他看得入神。小艾想到这,本想跟穆先生寒暄的话放回了身体里,她想,不急,等他看完了报纸再说不迟。无非是“没想到又遇见你了”或“你也去古村吗?”这些话,实在可说可不说。前天在温泉汤池里认识的穆先生,他是那种你不说话就能知道你所思所想的人,所以省了这些话或迟些说并不会让穆先生以为她是一个没有礼貌的人。嗯,人家给让了位置,小艾却连“谢谢”都还没有说。

“又遇见你”,以穆先生的说法是第六次了。第一次在温泉出入大厅二楼的公共放映厅,第二次在大游泳池,第三次在温泉汤池,第四次在早餐厅,第五次在高尔夫球场上,第六次,此时。

昨天早餐后,小艾出去湖边散步回来,遇着背着高尔夫球袋的穆先生。小艾说:“你怎么认出是我?”

穆先生跟小艾并肩走着,几乎高出小艾一头。穆先生侧脸看小艾说:“早餐在餐厅认出是你。你衣服没换,多了一条披肩。不难认。”

小艾诧异,被一个陌生人这么反复认出来,心里有点虚,也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之前一次是在温泉汤池里,两人都穿着泳衣,可称赤裸。小艾虽不好意思,但因为奇怪眼前这位高大厚实的先生是怎么认出她的,还是愚蠢地问:“在早餐厅你怎么认出是我?”愚蠢是小艾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她当时的感觉是既尴尬又掩盖不了好奇心,像个无知的少女。那情境发生在一个中年妇女身上自然就是愚蠢了,小艾想。

穆先生用扶高尔夫球袋的手指一下自己的脸和脖子,说:“昂,这个。”

小艾看懂了,会意一笑,可不是嘛,自己右脸和右脖子上,长了四粒黑痣,从酒窝位置到锁骨

成一条直线。最大的一粒是锁骨上的那粒,和酒窝位置的那粒一样是胎带的,夸张点说能有绿豆般大了。只是酒窝上那粒的大小搁在一个人的脸上看挺适宜,不像锁骨上这粒没个矜持,随着年龄不停地上。

小艾这么笑,就算认可了穆先生的说法。于是继续往前走。穆先生人高腿长,走几步总要等小艾一下,在一次停下来时跟小艾说:“我后来想,我第一次遇见你是在温泉出入大厅二楼的公共放映厅,你穿着绿色的浴袍,捧了一大杯爆米花。第二次遇见你是在大游泳池。在汤池看见你是第三次,你刚从大游泳池过来,看见你脸上的痣才想起在放映厅注意到的人也是你。你游泳像专业的。”

小艾听穆先生这么细说,跟着把每一个场景回想了一遍,公共放映厅里她是捧着爆米花,左右都坐了人,不知道哪一位是他。大游泳池她在深水区游,水有点凉,她记得在水上躺了好大一会儿看星星,周围也没见什么人。后来觉出大游泳池的水冷了,去找汤池暖和暖和。高温的汤池里人都很多,她找了一个偏僻的小汤池,牌子上写43.1度,她试了水觉得还行才下去。哪知下去后发现汤池里有一个人了,被汤池周围的灌木丛的阴影掩着,在岸上没看出来。小艾正要坐下,发现旁边有个人,一动不动的,小声“啊”了一下,正要离开,那人说了一句“水不烫”。说着,动了一下身子,本来懒散的样子一下子坐直了。小艾见是个大活人,往身体里吞一口气才坐下去。坐了好大一会儿,那人说:“你游泳很好。”小艾觉得这话没由来,淡淡地说了句“还行”。一来二去两人聊熟了,小艾才知道眼前的这人也是刚从大游泳池过来的。知道他姓穆,称他穆先生。穆先生问怎么称呼她,小艾说认识我的人都叫我小艾,叫我小艾就行。穆先生也没问她姓艾还是名叫小艾。

“年轻时是搞这行的,后来结婚生子有20年没怎么游了。去年才算又捡起来练习。”

“20年前?”

“21年前。”小艾这么回答,自然是知道穆先生在问她“年轻时”的时间。

“至少得是省队的。”

“是。”小艾低头笑。人家猜得很准,没必要多言语。

两人接下来没怎么说话,穆先生与她并肩走了一会儿路,在一个岔岔口,穆先生停下说他要往“这边走”,两人就分手了。穆先生去打高尔夫,小艾回酒店。

小艾没回头,她知道穆先生是往湖边去了。她记得当时自己很不自在,而她所有的不自在都

用来整理披肩了。

小艾想到这儿不自觉地笑,一个女性的腴腆羞涩呈现在她的脸颊上。她之前一直盯着窗外看,这一笑她便在玻璃窗上看到隐约的自己。中短发,疏淡的弯眉,圆脸,腮微胖,唇红齿白。她忙收起了笑,觉得这样胡思乱想的真是不像话。

这时间也就五六分钟,车上全坐满了,后来的客人只能等第二辆观光车。车启动,穆先生把报纸折起来放在腿边的背包里,这才转过头跟小艾说话:“准备去哪个地方?”

小艾是从酒店的介绍上知道度假酒店配套的景点,当时她记得只用心看了免税购物街和古村。小艾对购物兴趣不大,以往带儿子旅游,国内国外,最终无不都是以购物收官。小艾想去的是古村,介绍上说是岭南第一长寿村,村里现有215位老人,90岁以上的有十几人,最年长的有103岁了。

小艾便答:“古村。听说古建筑保存得很好。”

穆先生朝窗外看一眼,把目光落在小艾脸上说:“可追溯五百年。”末了又说,“今天好天气,去古村走走感觉会很不错。”

这时穆先生的目光已从小艾脸上移走了,小艾感觉得到,“听你这么说,好像去过?”

穆先生似加重了语气说:“去过。我只要住在酒店,都会去古村。”

小艾微笑。她不觉得这微笑穆先生会看到。她不善言谈,常迟钝在某一个话头上。

观光车开得不急,慢悠悠的,坐在上面的感觉正是观光的悠闲心态。约摸20分钟,到一个荷兰小镇一样的建筑群,穆先生说是免税购物街,全世界的各大品牌都有,跟购物街配套的还有酒吧一条街,餐饮一条街,游乐场,电影院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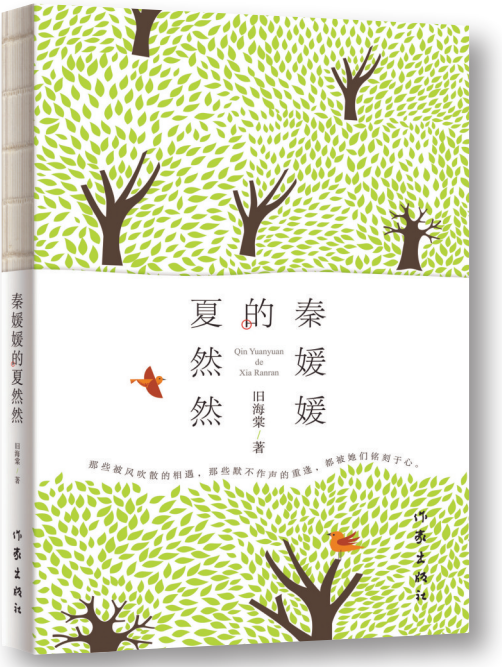
观光车停下,下去一批客人,又上来三五个,这时车上大约还有十来个人。

经过免税购物街,车子继续往前开,可能是刚上车的人把车窗打开了,车里进来一股凉风。这风也不让人感觉冷,凉丝丝的。又过了十来分钟,车子经过一片田野,也看不出种了什么,茂密而荒芜。然后到一座山脚下隔着一条河停下。河那边就是古村。

车上的客人都下了车。从河边一片菠萝蜜树林前过来一个导游接客。是个小姑娘,晒得古铜色的皮肤衬得她的眼白和牙齿白得发亮。正如我们常看到的导游一样,小姑娘拿着一个喇叭开始向客人介绍古村。

穆先生问小艾:“要跟着导游走吗?”小艾说:“听听她说吧。”

导游的介绍无非是宣传上的一套言语,小艾



都知道,所以听得三心二意。导游简单介绍完,开始引导客人过桥去村里,到了村里又聚上来一些散客跟着走,人群看上去也有二三十位了。

导游说首先会带大家去老人集居的地方看看,然后带大家看几户大院,再之后就是自由闲逛。

穆先生不想去老人集居的地方,跟小艾说明后一个人入了村巷。小艾倒是想去看看老人,想知道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原来,两百多位老人并非全住在一个地方,只是70岁以上需要人照顾的才会集居。大部分老人还是住在自家。自家也不在古村,而是后来新建的村落里。这里等于说是有两个村,一个是五百年历史的古村,一个是新村。新村从第一户迁出来到后来的瓷砖楼房也有近一百年的历史。两百多位老人并非全是原住民,多数是一些归乡人,年轻时在外经商或打工,上了年纪就回来这里居住了。因为旅游开发补助了村民建房,这些年回乡的人越来越多,含有小部分华侨,也就形成了有两百多位老人的数量。老人们都没什么事可做,多聚一起打麻将,村头,巷子里,大院里,除了开小旅店的生意人是年轻人,可真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有的老人衣着很是体面,梳着旧式的发髻,首饰也很考究,看上去翡翠、金银、玉镯子都价值不菲。不过,这些现象也只是在新村里。古村是被保护的,每一块砖、每一块石板都保留着许多年前的样子。这种原貌甚至是荒乱的,被遗弃的,隔世的。水渠还有水哗哗地流淌,只是洗衣淘菜的老妇人或年轻媳妇无踪可寻。

走在这样的村巷里,小艾的脚步不由得就轻了,看着不同的门框、瓦檐、壁画、雕梁,心里不由得揣测起当年里面都住了什么习性的人。自然有大户和小户穿插着,小艾走进一所不起眼的古屋,像是再普通不过的人家,中间是天井,二进式的格局。穿廊过堂,曲里拐弯连着外围的一圈房屋,再循着这些房屋去看房间的格局,小艾这才

觉出格局的考究。在前厅的后面还有一个天井,天井后才是一家的堂屋,前院的那个厅不过是个过堂,待外人的地方。一切的摆设仿佛遵了当时主人的意思,还都有尊严地陈设着。小艾走了不少家,还没有哪一家的家具保留得这样完好,至于是不是几百年前的,小艾就不知道了。堂屋前挨着天井的地方摆着一个小茶几,或者北方叫方桌。穆先生趴在桌上下一种什么棋子。

小艾看见穆先生,停下来站着没动,她想要是没惊动穆先生她就转身走开,要是早惊动了就上去打招呼。

小艾盯着穆先生看了一会儿,见穆先生很用心地在走棋,就以穆先生没发现她。刚转身走,小艾听到自己的脚步声,觉得一个大活人进院来,穆先生没发现是不可能的。于是又试探着上阶梯进堂屋去看看字画。

“这所房子里很少人来,一是巷子岔道多,没有导游带着,普通游客转不进来;二是这所房子传说闹鬼,导游都知道,所以不带游客来。”穆先生说话时头抬也不抬,手里忙着走棋。

“并不难找。中午饭前我来过一回这村子,然后出去新村那边吃了小吃。本来想走到又,又想来这里走走。不难找,只要有心走到村子尽头。”小艾强调什么似的,说着话,好奇地看着穆先生,好像他在这里待了很久了。天井上方打下来的光,看得出来刚刚从他的左肩至右肩经过,留下一层层绒的东西,在光柱的边缘下还在微微地泛着光芒。

小艾走了两遍古村,只要不是太荒凉的院落,她基本上都进去看了,有些房屋里灰尘少,有些多,这情景显然是有的院落安排了人看管或打扫。穆先生在这家是其中较干净整洁的一家。

小艾这时已走到堂屋去看两边的字画了。转了一圈,又回到堂屋条几前的背椅背上坐下来。

穆先生还在下棋,也没有转头,只听声音冲小艾说:“那边是男的坐的,女性应该坐另一边。”小艾听这么说,并不当回事,散漫地回穆先生:“我不过是过客游,又不是这里的东家主人,我看没必要守这规矩。”这回答有点娇情和调皮。

“怎么没必要呢。这个村庄有五百年的历史。五百年经历了多少代人啊,你又怎知你不是其中的哪一代人?”穆先生仍是未抬头,还在走他的棋子。

“穆先生,您可真会开玩笑。”小艾固执地坐在椅子上没下来,木椅又高又大,她的脚有点不太能着地。

“不开玩笑。”

穆先生说不开玩笑,小艾也没把他的话当回事。反倒问:“古时候的人不都挺矮的嘛,这椅子怎么这么高?”

“堂屋的这两张大椅子只能是掌家的老爷和太太坐的。要坐在这里的时候,多数是家庭有重要事情办,太太太尊贵,自然要打扮得很隆重,脚上穿的木履,比你现代女性的高跟鞋还要高。打扮后个头能跟老爷差不多,坐上去脚着地问题不大。”

(摘自《秦媛媛的夏然然》,旧海棠著,作家出版社,2022年10月)